

林疑今作

無軌列車

林
疑
今
作

無 軌 列 車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第一號

原
书
空
白
页

風景畫一

鼓浪嶼落着雨，落着霏霏的雨。我們沿着山坡上微濕的柏油路緩緩地走，頭髮和臉孔在被雨絲吹拂着。落着雨的灰色的廈門，落着雨的鼓浪嶼——一個列強帝國主義共管的小島，一個彌漫着異國情調的僑民區。灰色的細雨輕輕地拂着柔和的海灣，輕輕地拂着低矮的房屋，輕輕地拂着在帝國主義炮艦保護下的基督教堂，輕輕地拂着長滿着青苔的古舊的岩石。然而誰也不能記得這是曾一度展開中國歷史大畫卷的廈鼓兩島，爲着民族英勇的鬥爭，曾擲了多少健兒的頭顱，傾流了多少健兒的鮮血。鐵一般勇敢堅毅的鄭成功，鐵一般勇敢堅毅的水師，曾在這裏反抗着侵略的外寇，反抗着出賣祖國的儒教徒。

中國底歷史，永遠不會忘記一六四六年的二月，鄭成功帶着他的水師，在這現

在被列強帝國主義鐵蹄踐踏的小島，高聲喊出「誓復祖國」的口號！

從泥濘的小徑爬上了鄭成功的閱水師台，霏霏的雨輕輕地拂着古舊的岩石，吹拂着孤獨的旗桿。勇敢堅毅的鄭成功曾在這裏向他的水師發出號令，指揮着一隊一隊灰色的兵船溯着鎖鍊一般的鷺江去恢復在敵騎鐵蹄下掙扎着的中華大陸。他忘記了奴顏婢膝的父親，忘記了家，忘記了儒教的奴隸思想，祇有粗大的拳頭，祇有翻飛的鮮血和頭顱。

在這個雨中的黃昏，在這被忘却的閱水師台上，我們悵然凝視着遙遠溫柔的海灣，灰色的廈門，懷孕似的冒着烟的輪船，以及沈重地壓着水平線的天空。雨，落着，還是絲絲地落着，輕輕地擊着我們的頭髮和臉孔，輕輕地擊動了我們火焰一般青年的心。遠處基督教堂的鐘聲，在三月的微風中飄曳着，給半殖民地奴隸們帶來了一種來世的幸福和憧憬。於是炮艦，戰鬪機，陸戰隊，毒瓦斯，懷孕似的輪船

載來的貨品，飄揚着美國旗，英國旗，日本旗，法國旗，意國旗……

我們離開了鄭成功閱水師台，街上還是落着黏人的細雨。一個從上海回來的
女學生，撐着青油綢的小傘，蛇皮高跟鞋輕鬆地踏着微濕的柏油路，笑着櫻花一般
的微笑。粗大的印度阿三，日的頭巾，赤褐色的皮膚，背着沈重的步槍，在白萬富
豪別墅的門前踱來踱去，忘記自己是獅王殖民地的奴隸。在泥濘的龍頭街，紅毛水
手從東洋啤酒酒間搖搖顛顛地走了出來，像獸似的調戲着街上的中國婦人，旁邊的人
們在笑着，白種人在笑着，日本人在笑着，印度人在笑着，中國人也在笑着，誰相
信這是會一度展開中國歷史大畫卷的鼓浪嶼。

李 琳

在夏天，李琳底家是一個悶熱的火爐。火一般的太陽光不斷地燃燒着薄木板蓋

成的屋頂，房子又窄又暗，地板是濕的，暖風所帶來的又是一陣一陣使人窒息的魚腥。在父親離開廈門以前，他在鼓島龍頭街替他們租了一間房子。他們住在二樓上，樓下的租客是替人家修牙齒的。站在臨街的窗口前，望得見對街的魚店，肉舖，水菓店，藥房，理髮所，菜舖，米店。每天早晨，當李琳被母親從床上拖下來的時候，他聽得見街上買賣的喧聲。許多男子，女子，老人，孩子在晨霧的街中擠來擠去，街的兩旁排滿一担一担鮮菜的攤子，攤販們都在用着一種明快的聲調招呼他們的主顧。這種使人難堪的喧聲，李琳天天都聽見，月月都聽見，年年都聽見，但他並不覺得討厭——他是在這種喧聲中生長了的。

在午後，龍頭街是沈靜下來了。在空虛的魚攤前，赤膊的夥計們在拉着嗚咽的三絃，或是三三五五地聚在一起賭博，肥屠夫在蠢笑着，談着淫污的笑話。水菓店夥坐在陰影裏瞌睡着，讓切開的波羅蜜掩滿了一大羣污穢的蒼蠅。煎油條的老婦也

歇了業，用一塊油膩的布條蓋好她的油條攤子，她底兒子阿三倒是一個勤謹的傢伙，在大火一般的炎陽下，還歪歪地戴着一頂破草帽，到處搖着鏗鏘的小鈴，喊賣着冰條。在街上，時而有一兩部轎子飛也似的跑了過去，轎夫滿身滿面都是汗，眼睛發紅，穿着草鞋的脚辛苦地，乏力地，悲慘地踐踏着熱燙的柏油路，然而坐在轎上的是却是矮肥的白種商人，閑適地笑着，口角啣着臘腸一般的黑雪茄。

一到午後兩三點鐘，炎熱的太陽光斜斜地射進李琳家裏臨街的窗口，使他們的臥房和客廳充滿浴鐵爐一般的熱度；李琳和他底妹妹沒處逃，只得躲到灶間裏去。從灶間的小窗口望得見樓下那座古井，許多半赤裸的少年在那兒用井水澆身體，臉上露着異常愉快的神情，但是媽媽不准阿琳做這種事情，她次次都是說：『你還是一個孩子，一個小孩子啊！』這使阿琳很生氣，好像是受誰侮辱似的。然而灶房裏也不是一個避暑的勝地，因為媽媽常常在大鍋裏燒熱水來洗衣服——媽媽是在替人

家洗衣服的。在這種辰光，李琳覺得苦極了。尤其是在暑假期間，整天坐在房子裏望着媽媽忙忙碌碌地洗衣服，曬衣服，燙衣服，接着便喊阿琳到各處送衣服給主顧們。

有時，坐在臨街的窗口，阿琳看得見同學們穿着很整潔的衣服，戴着新草帽，跟着他們的爺買水菓，喫冰淇淋，喝汽水，這種舒適逸樂的生活每每使小阿琳睜着羨慕的大眼睛。他奇怪自己爲什麼沒有一個這樣好的爺。父親在他那幼稚的腦子裏只有一個很模糊的印象：一個彎背曲腰的，嚴肅的長漢，穿着水管一般的窄褲子。父親到南洋去已經三年了，沒有回來過，信是好久好久才來了一封，這使母親常常躲在黑暗的灶房裏流淚。據許多人說，父親在南洋很過得去，可是寄回來的錢又是那麼少，剛剛好付房租和買米，爲着阿琳和小妹妹阿香的讀書費，母親不得不像母牛一般勞働着，度着異常悲慘的生活。有時阿琳想幫幫她，很願意去做賣油條這一

類的小生意，然而母親次次都是用嚴厲的聲調拒絕他：『啊，你還是一個孩子，一個小孩子啊！』這種話使阿琳很不快活，在當時，他祇是以爲母親固執，十二分的固執。

從前母親是一個很熱心的基督教徒，阿琳記得她會怎樣鼓勵他們去信耶穌，去敬奉上帝，而她自己又是多麼熱心，早晨禱告，晚上禱告，飯前禱告，星期四晚上還跑到禮拜堂去參加祈禱會。但是後來漸漸冷淡，冷到零度似的，阿琳不曉得這是爲着什麼緣故，不過，阿琳曉得這事給祖父很生氣，因爲祖父是一個基督教的牧師。祖父是一個瘦削的老人彎着腰，留着灰白的鬚鬚，不斷地咳嗽，他常常喊阿琳的爺做「他底約瑟」。他的情性是遊移易變的，像橡皮一般，有時候很溫和，有時候很兇暴，甚至用長烟管打媽媽。祖父常常因爲媽媽對於宗教的冷淡而生氣，在這種時候，媽媽總是坐在暗角裏流淚，咬着嘴唇，一聲都不響。祖父是一個奇異的牧

師，阿琳記得有一次他在禮拜堂裏講道，用拳頭出力敲打講台，這使阿琳很害怕，以爲聽衆都會跑掉，但是結果他們並沒跑掉，有的還在笑。祖父的禮拜堂是在內地，一個很不很著名的城鎮，祖父說那兒有香蕉，有柚子，有桔子，有龍圓，有一天要帶阿琳他們到那兒去玩，可是這句話永遠沒有實現。當祖父住在他們家裏的時候，大家都覺得痛苦，他是一個常常咳嗽的老人，媽媽很怕他的癆病，並且又常常發脾氣，一發脾氣便把媳婦虐待他的謊話到處告訴人家。祖父喜歡住在臨街那間頂風涼的臥房，阿琳和他的妹子阿香只得睡在客廳的大椅上，度着悶熱悲慘的夏夜。祖父歡喜清談和比棋，天天晚上都坐在樓下跟那個修牙齒的爺（又是一個老糊塗！）講閒話，比象棋，祖父睡覺的時間是在早上，這時候，孩子們不敢玩，不敢大聲說話，有時母親連衣服都不敢洗。在午後一點鐘左右，祖父水烟管的青烟飄到客廳裏來，於是媽媽便數二三十個銅板兒，喊阿琳趕快去買兩隻雞蛋，一些青菜。

阿琳的伯伯有時也跑過來喫一頓晚飯，他在泉州開布店，一來就坐得那麼長久，板着嚴肅的臉孔，一句一句地盤問阿琳的爺有信沒有，有錢寄來沒有，當母親向他訴說她們的貧困時，他總是狡猾地微笑，曇着懷疑的小眼睛，似乎很不相信似的。母親對於這一切總是忍耐着，忍耐着。有時伯母也跟着伯父一同來，她是一個瘦削柔弱的婦女，常常頭痛，常常在害着種種孩子們不可以知道的疾病。有一次，阿琳早點放學回來，看見伯母和母親抱在一起哭，伯母一面用手帕揩淚，一面還在嗚嗚咽咽地說了許多悲傷的怨語；母親咬着嘴唇，沒說什麼，眼淚像水一般傾流着。後來母親告訴他們說伯父是一個不規矩的人，怎麼不規矩，她倒不肯說。伯母有一個弟弟在阿琳學校裏當教師，也是一個瘦削柔弱的人，學生們都說他有癆病；但是人倒是很溫和仁愛的，阿琳從來沒見過他發脾氣，他總是那麼酸酸地微笑着，似乎在惋惜自己的生命是一朵萎縮着的花，伯母到鼓島來的時候，他也常常到阿琳

家裏來，在客廳裏與他們姊姊默然對坐了整個半天。

這是在四五年後，阿琳才從一位同學聽到伯父是這樣不規矩的；他歡喜嫖，把梅毒傳給他的妻子，他的兒女，然而他的父親卻是一個閩南著名的牧師啊！這是在四五年後，阿琳才了解爲什麼伯母常常跟伯父吵架，甚至吵着要離婚，爲什麼每每在半夜裏突然狂哭狂笑起來，而伯父竟是從未在家裏睡過的，阿琳那時很奇怪祖父爲什麼沒向伯父發脾氣。

母親是一個勇敢的，康健的婦人，微黑的皮膚，伶俐果決的眼睛，雙手因過度勞動而變成粗糙，阿琳有時在客廳裏望着那張母親在結婚時跟父親合拍的相片，奇怪相片中的她怎麼會這樣年輕，像朵剛剛開的桃花。幾年來的勞動，貧困，奮鬥，疾病，剝奪了她底青春，幸福的憧憬，而使她成爲一個較爲嚴厲的婦人了。她很盼望她的兒女能夠多讀一點書，多受一點優秀的教育；爲着這個願望，兩三年來她時

時都在勞働着，刻苦着，忍受着社會上一切的輕視，一切的侮辱。

阿琳記得祇有一次母親是快樂的，那是在寒假中，母親帶着他和他的兩個妹子：一個阿香，還有一個是祇有一歲的阿麟，在一個曉霧茫茫的黎明中，乘着一條充滿乾魚味的小輪船回到母親的故鄉去。母親的故鄉是在距離廈門不遠的Q島，倘若乘着好的小輪船，兩點多鐘就可以到。船是七點鐘才開的，在許多聳立的船桅和嗚咽的汽笛聲中，邁着晨陽的影子向港外駛去。他門母子四個人在船尾佔據了一個小小的位置，守着兩隻舊皮箱，母親用一條灰色的領巾裹住頭頸，一面給阿麟喂着乳，一面哄着阿琳阿香兩人喫蛋糕。阿琳用雙手掩住臉孔，搖着頭，雖則早晨動身以前只喝了一點開水，然而現在覺得有什麼東西要嘔出來似的。小阿香也是這個樣子，蹙着肩頭，扭着棗一般的小臉孔。母親孩子一般微笑着，溫柔地撫着他們的頭髮，安慰他們，告訴他們說外祖父要怎樣歡迎他們，要請他們喫鷄子，喫一頓很

豐富的中飯，孩子們半張着口，欣喜地笑着。船中充滿種種的客人，有高談闊論的中學生，有短衫短裙的女學生，有矮肥的商人，有穿着夏服的南洋華僑，有臉孔蒼白的妓女；在機器房裏，赤膊的火夫們，用健壯結實的手臂劃起一堆一堆的黑煤，擲在熱烘烘的火爐中，於是乾魚味的小輪船走着，走着：

船到Q島的時候是在九點多鐘，冬天溫暖的陽光從鉛塊一般的雲堆裏溜了下來，映照着母親美麗的故鄉。外祖父他們雇了兩部轎子在碼頭上接他們，從轎子裏望出去，阿琳看得一大片荒蕪的曠野，一條連綿的，單調的赤土路。外祖父是一個溫和的老人，留着雪白的鬚鬚，伸着雙手歡迎他們。母親小孩子一般笑着，活潑潑地跳來跳去，年紀似乎是輕了不少。他們在母親的故鄉過了年，喫了許多東西，舅父又帶他們去騎驢子，掘山薯，拾蚌殼，度着異常愉快的日子。他們從來沒有這樣快樂過，母親讓他們撒嬌，讓他們做作種種頑皮的事，然而這種日子並不是長久的，

一回到鼓島來，一切勞働，辛苦，悲慘的日子仍舊繼續下去，母親又是一個嚴厲的婦人，忙忙碌碌地燒着飯，打掃着地板，洗着，晒着，燙着一大堆一大堆的衣服。

在龍頭街的附近，有一大片荒蕪的曠地，工部局在那兒蓋了一間大廁所。在這個叫做可仔壩的曠地上，每天午後和晚上都排好了兩三座說書攤子，每座攤子有三十來條長凳，說書的個個都是烟鬼，蒼白的臉孔，黃的牙齒，柔弱瘦削的四肢，左手拿着書，右手便在空中揮舞着。在說書攤的周圍，在垃圾堆和污穢混濁的小水溝中，還擁擠擠地排好了十來個小攤子，賣水菓的，賣湯圓的，賣牛肉麵的，賣香烟零食的，賣冰淇淋的，賣新花生的，賣山芋的。阿琳常常跑到這裏聽說書，瞞着他的母親和妹子。他頂歡喜那個海滄烟鬼講七俠五義和梁山泊的好漢，他盼望自己將來會做一個山西雁，或是一個武松。他常常站在說書攤邊，呆呆地張着口，出神地傾聽着，坐在長凳上聽書的，大多是流氓，惡棍，懶漢，舂板夫，泥水工頭，